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元 學 案

(四十)

黃 宗 羲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元學案

(四十)

黃宗羲著

中華書局

宋元學案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陳耆卿	吳子良	舒嶽祥	戴表元 <small>別見深寧學案</small>
<small>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small>				林處恭
			劉莊孫	
		車若水 <small>別見南湖學案</small>		
	王象祖			
	王汝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	從孫 嶸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晟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祖堯英

趙汝諧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陳韓

	戴許
	蔡仍
	吳子良 <small>見下質聽門人</small>
陳亮 <small>別爲龍川學案</small>	
劉景	余蟾
項安世	
陳景思 <small>並見晦翁學案</small>	
王綽	尤焄
<small>並水心學侶</small>	薛蒙
	戴許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蔡仍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王汝 <small>見上水心門人</small>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

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李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灑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十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旣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况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宜和之際。以關陝驍

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臯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蠱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觀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旣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旣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

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疆。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阜甫斌李

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尙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囚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糜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王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椿。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及用門下士滕茂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

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間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濼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繇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

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臯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臯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輳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輳如毛。舉經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卽。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遠越。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象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爲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

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象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象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關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

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網緼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

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妙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旣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爲忠恕

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退言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

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疑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

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
祭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
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
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
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
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旣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
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
捷出爲僞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
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
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
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
予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
而絕之邪。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在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真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閎。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卽知止之義。知止卽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家人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賁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

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澄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曆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常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象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象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

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卽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旣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間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敍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尙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僞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卽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常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頽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尙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子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以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德。則性正而身安。此

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饗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尙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芘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

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已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慎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間。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教人。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晰。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并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

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汗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鬥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

赤烏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扶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歆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旣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邱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聃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尙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

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鱗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治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

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愠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措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徒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徒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

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

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永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柷楹。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尙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絪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生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

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怳。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臯。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尙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

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晁。卽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蘊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門。何敢擬于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冲。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奈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盾。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卽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藉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爲僞。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國策忠臣令誹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偏側于暴彊之間。而不足自立邪。唐睢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

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絲繩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執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義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臯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顛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臯陶。而義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旣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古今。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宮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

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鐘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義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爲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曆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曆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劉向爲五行傳，歸于劇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墮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爲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爲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卽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爲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開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瘳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旣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強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躡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尙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醇。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謂杜安。干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

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况翟醜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駘。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歛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尙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臯陶以爲元首叢脞。肱股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旣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量錯尙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尙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尙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尙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尙書。由外達尙。轉尙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裨冕摺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昂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尚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敍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陁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

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褒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旣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卽心也。心卽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旣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窞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爲。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實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實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不所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寶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

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識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滅亡。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卽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卽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

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長孫無忌。褚遂良。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忠知者。畢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卻降在阜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祗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反以爲曆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曆由易起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旣以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

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并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強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日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卽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

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眦，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強，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旣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飯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卽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遐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量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

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闡于先王之義，私其國以自興，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爲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爲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睢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羣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僞。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

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恟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圍，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瓊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搜荆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權，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蓋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卽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闕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

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蔣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吊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尙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卽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卽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齧齧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搨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門閥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調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

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會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患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

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藁。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於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於問學。而不變。責難於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於自爲。而不苟於爲人。於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汨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闡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於是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逆。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鬪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

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於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汨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寧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癢也。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於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風雩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溫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復出。刪之。

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長溪學記。

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宜興縣學記。

學之深。無窮。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爲知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習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劉東溪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陰陽精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

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送林子柄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禮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稷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予所不解。法明寺教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因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卽己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之果。爲佛。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茫昧。蕩逸縱恣。終於不返。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廬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渡離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鮑清卿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兼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宋廡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聞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與戴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諭道學名實真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與周明輔。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老子說。

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題張君所注佛書。

粹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於此乎八十九字移入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舉世共習其魁偉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支離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題周子實所錄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傑行者乃或叩關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治勢篇。

慈谿黃氏曰此陰不滿於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於檣李無救於國今其氣餒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

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兵權。

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遇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敝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養爲之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於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奸欺矣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

以相嚮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水心先以温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糞箕若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謂可永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摧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脚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靡。必於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敖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於水事者云。補

附錄

先生嘗言於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於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

施行者有次第焉。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也。有氣節。於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

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煇。祕書薛蒙尤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蓄之也。故列徵君於葉氏門人之前。水心門人季節三傳

司業陳質臆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質臆。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揚而文張。晁也。水心旣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質臆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質臆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盤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質臆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真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橐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泉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汶

王汶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己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間所著有東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於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譎譎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於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於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條博文條工淹識練智粗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履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祇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

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永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榦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於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粹材謹案先生本永嘉吳子登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廢興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於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塵肆無不及也而最切於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蒙蔽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

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黃文叔者其魁也。而先生其婿罷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心惜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無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葷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政府怒悔召之然尙除正字將逐之會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議起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卒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既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周南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削藁之心南

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敕後曰：右周正字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敕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冑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敕中序鄂王寃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臚中盲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於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

之論如此。其於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邊方數警。別有後總祕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郎諡忠敏。麟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准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於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棖

滕棖。雲濠人。一作棖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於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胄又忌之。先生知其意。曰。吾馬川溟。萍風波間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廉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曾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身心。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

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永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錮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尙右郎。兵議起。永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於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屢恆滿。水心於先生之學。惜其尙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於內者。雖源流出於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修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良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葑門。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至。良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間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逮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爲諱。以察寃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於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嗒。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遭家多難。再興家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攬儒。麤糲適口。則膏粱疏。毳褐附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於歌詩駢體沉淪下吏不永其年水心深痛惜之修

陳先生昂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修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諧

趙汝諧雲濠寒諧一作譚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寃侂冑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温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瑀客之以異姓恩澤奏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

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也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即令据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於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強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避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卽先生也於是吳鋼自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於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於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於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鋼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於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附師曾事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曾丰幼度遊所稱擢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於內收放心於外又曰博約卽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稟易繫辭說一卷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廐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於水心。乃從事於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於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於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屨恆滿。侍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閣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胄謀開邊。諛妄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諛者之導以用兵也。侂胄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於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閣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饒將於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清水。水心帥建康。訪士於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

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壻。又從水心。素留意於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侂冑死。凡豫於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擊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於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榭

戴榭字文子。永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於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於文。嘗云：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淆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於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調含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已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藥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

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而他律無之清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之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於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鍾大呂爲角角長於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則黃鍾大呂爲商太簇夾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考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雲濠寮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宋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既嗣於葉始居龍泉其學出於水心而西山真氏與之最

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祠朱子。嘗學於水心。補

張先生垓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植。別爲木鐘學案

忠肅陳先生韓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閩。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槌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瑄。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

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於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皆平之。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落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汝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見下貧聽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於劉靖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真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與人之誦。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已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錄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之。蓋卽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尙書尤木石先生燿

尤燿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袤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尙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尤燿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參溫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並見水心門人

質臆門人 季節四傳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幼從質臆學亦曾登水心之門質臆之統傳於先生所著有荆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尙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臆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臆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考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臆表弟當卽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尙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鞞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諡忠敏。著有讀易管見。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季節五傳

承直舒閩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野稟避地稟篆畦稟蝶軒稟梧竹里稟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閩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閩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質廳。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閩風則但以文著矣。修

祖望謹案荆溪序閩風集以所傳屬之。築閩風臺讀書其上。人稱閩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閩風齊名。亦荆溪弟子所著有劉黃陂集。雲濠案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

章旨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與閔風同避地於奉化。今但存姓氏於剡源集而已。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清容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夷惠清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自註云。劉號樛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悵。字正仲。攷任松鄉集。讀齋記云。上虞劉悵。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悵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集以正之。

舒氏門人季節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於舒閔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閔風師弟後。無復存矣。補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鄭氏芮氏門人	喻民獻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喻南強
										吳深	子遂
										方鳳	孫思齊
										附從父天澤	
										子樗	黃景昌
										黃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貴	
										謝翱	
										父綸 並全歸講友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林慥

陳頤

錢廓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檜

陳猛

金瀟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碩

孫貫

周作	盧任	呂約	周擴	章允	章與	章椿	胡括	父民說	樓應元	章海	章涓	章濤	章湜
----	----	----	----	----	----	----	----	-----	-----	----	----	----	----

何凝

厲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長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龍川同調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

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

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旣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於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

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蹶。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

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

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鬪釘轅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

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鶩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未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壽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旣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

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其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闔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澆。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義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前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

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于其中受無鬚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驟諸公間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旣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

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非。而非彼。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胎合無間。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于李希烈也。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祇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吠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

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復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尙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觀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其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揜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尙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尙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春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

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况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略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无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

雷不及揜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荊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諧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寒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鑿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皇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蹤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曹蜍輩矣。向使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遽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喞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言之而不詳，是

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撫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補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徵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橫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皋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略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分韻得方字。先生搖膝朗唱曰。世閒此物多爲馬。寶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慍。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靖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卽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諭。臨安尹遣曉事人護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尙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蘭薦。召赴都堂。未

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贖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百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

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卽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閒。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非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卽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糶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旣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

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頷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邵州蔡必勝陞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邠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略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季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烏義人。與從子侃人。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喻盧隱先生徧

喻徧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羣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盧隱。著有盧隱類橐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

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而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礫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修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偁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味味。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偁。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偁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偁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卽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偁。有寬。而无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慥

林慥，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間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水心甚惜之。修

郎先生景明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翥，鵬舉其字也。遺先生從同甫遊，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予，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瀟

金瀟，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卿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冲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湜

章先生濤合傳

章先生渭合傳

章先生海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渭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父良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合傳

章先生允合傳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

之子椿。寔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合傳

何先生凝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贊傳。

領衛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邃

吳邃永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松淵家學季節五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徵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檐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樛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暹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樛。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佛老。讀

唐傅奕傳。壯其爲人。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翺父鎰附門人吳貴

謝翺字臯羽。長溪人。父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有巖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醑。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闕。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卽著遊錄。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閒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季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盡使讀之。方韶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巖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雲濠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藁。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

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百家記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存雅堂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瀛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	嚴松
道鄉子 庸齋弟	徐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齡	沈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庸齋弟 襄陵門人	袁燮 別為繫齋學案
曾滂	子極
李纓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劉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爲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皋。號庸齋。次卽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

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求益。不復致辯。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雖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况旣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澹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傲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未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己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己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况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之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

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虛喧囂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愒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以

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論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互古互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此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諱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論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遊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諱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粹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

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尙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疊疊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旣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閭。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爲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舂豆饋饗。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業汪文定公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志學。先生不以

職閑自逸。端槩。簪。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繼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間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與張敬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卽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爲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于其間。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語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懣之害爲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况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

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

其本心耳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次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

命矣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

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

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

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漕

團結禦寇。須覈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若泛牒前
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宰。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
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
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
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
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于辰。或
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
爲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曆中文淵閣尙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
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苟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

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互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與王順伯

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百家謹案鵝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爲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者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奠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

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諱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鵝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鵝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詬詈遽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

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諛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卽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紫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素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

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惛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卽是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補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互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睅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

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諡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

教之篡奪乎。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涕泗沾襟，少閒，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罷。

徐先生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附子極。

李先生纓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卒于謫所，李微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修。

曹无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已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堯夫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襄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